



一张照片记录一抹回忆
一抹回忆牵出一个故事
一个故事代表一个岁月
岁月惹了回忆
改变了你 改变了我
一直为你改变 这一次也一样

脚印

纪连文◎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纪连文，1930年生，河北省新乐市人。1951年毕业于铁道部石家庄中级技术学校，分配到重庆铁路局（后改为成都铁路局）工作。1959年调格尔木青藏铁路工程局，1961年调西北铁路工程局（后改为第一铁路工程局），辗转在青海、甘肃、陕西等地从事铁路工程建设。1978年调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北研究所至1991年退休。

责任编辑：邹蕊
助理编辑：孟媛
封面设计：严春艳



<http://www.xnjdcbs.com>

脚印

JIAO Y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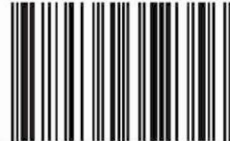


交大e出版
微信购书|数字资源



官方天猫店
上天猫 买正版

ISBN 978-7-5643-5235-6



9 787564 352356 >

定价： 58.00元

脚印

纪连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脚印 / 纪连文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643-5235-6

I. ①脚… II. ①纪…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7698 号

脚 印

纪连文 著

责任编辑 邹蕊

助理编辑 孟媛

封面设计 严春艳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社址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111号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21楼

网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 mm × 230 mm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323千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43-5235-6 定价 5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言

前

面写了个序，意犹未尽，想再写几句。

脚印，顾名思义，即人走过路后留下的痕迹。我的《脚印》不是小说，小说是编出来的，那要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思维敏锐、文笔优美，才能使故事猎奇、情节起伏跌宕、读者爱不释手。也不是回忆录，回忆录是那些过五关斩六将、叱咤风云、功勋卓著的人的事。更不是传记，传记是历史人物的树碑之作。我这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对一生走过的路的一些记录，如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沿途所见所闻，不过人家对沿途的记载视野更宽阔，内容更丰富，阐述更详尽。我的《脚印》，只是在70（1930年—2000年）个春花秋月、夏雨冬雪、风雷激荡、岁月沧桑的经历中所触及的一线狭窄时空中些许浮浅的事物而已，犹如大河中的一滴水珠所映射的那点时空一样，渺小而细微。尽管如此，这滴水终究随着时空流淌了过来。我的《脚印》就是坚守实事实写，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和自己的话写自己的事。

人本来就是一本书，每个人都在用生命撰写着自己的那本书，不管那本书是厚是薄，是经典，是通俗，还是乏味，我们都应用心笔去写好它，因为它是孤本。所以，哪怕只有自己一个读者，也值得去写，尤其步入老年，像夕阳下的老牛反刍一样在咀嚼着那漫长岁月的酸甜苦辣，回味着那一幕幕悲喜人生，正如马克思说过：“历史是个人的历史，个人是历史的个人。”对一个饱经风霜的老者来说，这都是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篇章，写起来会拥有心笔的流畅、滋润和快感。这便是我写《脚印》的初衷了。



目 录

难忘的童年 /001

苦涩的学生时代 /007

隙缝中成长 /046

沉重的十字架 /091

蹉跎岁月 /142

霁晴斜阳 /203

夕阳霞晖 /254

后 记 /328

难忘的童年

在冀中平原上，从太行山东麓源流而下一道大水，流经阜平、曲阳，东西横贯新乐县境，名曰大沙河。此河说大也大，因为它大多的河段没有堤岸，每逢雨季来临，暴洪像草原上狂奔的野马群，卷起千层黄沙，咆哮着奔腾而下，像钱塘江大潮，雷霆万钧，雄浑壮观。说小亦小，一到枯水季节，茫茫一片沙河滩，血管似的一道道涓涓细流弯弯曲曲、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入冬以后，连这条条细流也干涸了（这是源于太行山冲积扇形成的平原水流分散和地下渗透，变成时常干涸的季节性河流的特征）。凛风呼啸，尘沙蔽天盖地，一片浑黄的混沌世界。千万年的燕赵劲风，将黄沙铺盖了河南数十里，连绵起伏的大小沙梁、沙丘星布在茫茫无际的沙海上。趺裂双手、腰弯背驼、满面深皱的劳苦农民一代又一代的在这块风沙土地与大自然顽强地抗争着，终于造就出了一片片绿洲，托抚着一座座稀疏的村落。就在沙海的最南沿，可能是强风之末的缘故，抑或其他地理变迁等原因，形成了一条东西走向、蜿蜒逶迤数里长的高大沙岗，成为一条天然的风沙流屏障，挡住了北来风沙的直接南侵。

聪明的祖先们很有生存选栖的能力，就在这沙岗的南边，并座着东、西几乎相连的两个村庄，东边的叫东长寿，西边的叫西长寿（也就是生我养我的村庄），精心耕耘着为数不多的贫瘠土地。因村南三四里尚有一条磁河相阻，这便限制了两村的耕地数量。村北沙地虽有偌大一片，但多是高低起伏的响沙丘岗，在较平整的一些地块上春夏种一些耐风抗旱的庄稼，全靠老天恩赐。所以，不可抗拒的自然生态，使得两个村的

住户都不多，仅有百户上下。勤劳的人们世世劳苦，代代穷困，什么原因？记得小时候，已落得没有了几颗牙齿的老奶奶，一边给我缝着露出脚丫子的破鞋，一边颤颤巍巍地给我讲了一个古老而带有惋惜情趣的神话故事。她说：“听老人们讲，咱村本来是该富的，可是有一年，一个拉骆驼的南蛮子（老人们把长江以南的人叫南蛮子，拉骆驼的南蛮子是指拉着骆驼看风水的南方人）来到咱们村，围着村转悠了好几天，最后给村里人说：‘你们村想富不？’村里人说：‘咋不想！’他说：‘你们村所以穷，是因为风水不好。你们看，你们村北这个大沙岗子不正挡住了你们村的财气口吗！这叫财气不通，怎么能不穷呢！要想富，除非在这里（他指的地方）把岗子开一道口子，让财气南北贯通，定能致富。’村里人信以为真，就去挖呀！挖呀！可是白天挖了，过一夜就又合拢了。南蛮子一看说：‘不行，得白天黑夜挖。’结果挖通了，人们回家一看，铁锹上都沾着血，原来咱村北这岗子是一条土龙，村西张家坟（张姓一座大坟，松柏参天，荆棘满地）是龙头，向东弯弯曲曲的是龙身子，南蛮子叫挖的地方正是龙脖子，难怪它淌血呢！唉！打那以后，咱们村就一辈辈的更穷了。”我之后拾柴禾到岗子上仔细观察，果真像条巨龙爬在那里，不但脖子被斩断了，身子也被截断了多处，大车道开通了，以便人们征服村北的沙荒地。

我的家和这块贫瘠的沙土地血肉相依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只知道我家的三间土坯西房爷爷说他小时候就是这样。二间北房是爷爷年轻时盖的。爷爷和大伯用一头小黄牛耕种着八亩^①沙土地。爹卖豆腐，俗话说：“世上有三苦：拉船、打铁、卖豆腐。”但对穷苦农民来说，卖豆腐又不失为生活之道。谚语有：“卖豆腐，赚豆渣，养活半个家。”豆渣，人可以吃，猪可以吃，牲口也可以吃。一年喂两槽猪，攒几圈好粪，地里庄稼长得也好些。爹、大伯农忙时节再抽空出去打点短工，日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苦过着。

我三四岁的时候就跟着爷爷、大伯朝地里跑，帮着打拨拉弦。浇地时看龙沟跑不跑水，在地边看畦子浇满了没有。收庄稼时捡掉下的麦穗、

① 1亩≈667平方米。

谷穗，筛花生时拣从筛子里蹦出来的花生。五六岁就帮着干些辅助性的活了，如春种长芒时，大人在前面捋籽，我在后边拉木老鼠。木老鼠是一对尺^①把长、一合口粗的木头，头上钉一个铁环，拴一条丈把长的绳子。长芒种籽捋到犁沟里，用木老鼠将种籽埋土轻轧，以免浇水时种籽冲浮起来积在一起。秋后种麦子，用耧播种后，拉砘子的活也是我的。砘子比木老鼠重得多（两只石碾），而且得轧准耧沟，有时拉斜了没轧上，还得返回去重来。收割庄稼拾掉穗自不待说，刨山药（红薯）后犁地时，我得挎着篮子在犁后拣犁出来的剩山药，湿漉漉的黏土把挂不住脚的破鞋底粘得老厚，有时索性把鞋甩在地头，光着脚板走，舒服倒是舒服，就是透心凉。总之，农忙下地，农闲割草拾柴，整天闲不了，但也有农村穷孩子的乐趣在。麦夏秋收时，庄稼（麦子或谷子）装满大车，我就嚷着要坐车，爹或大伯就抱着我的后腰举上去，随口说：“到中间趴稳了。”趴在高高的车顶上，暄暄乎乎、摇摇晃晃，既舒服，又充斥着庄稼的清香。

秋天捉只蚰子（蝓蝓），放在用高粱尖扎起的笼子里，挂在井边那棵小枣树上，早晨到菜地里掐些丝瓜花或北瓜花喂它，时不时地听到它咯吱咯吱清脆的叫声。有时捉只驴驹（母蚰子，有一条大尾巴，不会叫），鼓鼓的肚子里都是籽，就叫娘放在灶膛里烧着吃；有时捉只担张（和蜻蜓相似），碧绿的翅膀，长长的身子，硕大的两只后腿，一跳三四尺远。捉到它就必须摘几颗黄豆角，把它屁股掐断一拽，整个肠肚都带出来了，空空的身腔里塞满嫩黄豆，然后放入灶膛里烫灰埋上，很快就熟了，吹吹灰，放在嘴里咀嚼，清香可口，别有滋味。更好吃的，还算唧鸟（即蝉），夏秋的大清早，到地里干活时经过路边大树都要抬头看看有没有刚蜕壳的唧鸟。这时它淡白色薄纱似、嫩嫩的翼翅还不能飞，慢慢地向上爬动，你只要看到它，举手即得，如已爬高了，你就用根棍把它捅下来。或晚饭后到大树底下去抠唧鸟牛，尤其是雨后，发现大树底下有豆大的小孔，即向下挖，若有，洞越来越大，用食指一抠就上来了，运气好，一晚也能抠三五只，拿回家用铁筛子扣起来，第二天早晨，它就蜕壳爬在筛子底上，捉出来叫娘放在灶火里一烧，和弟妹们分享，比起驴

① 1尺=1/3米。

驹、担张来要香脆得多。不过，这些带“虫”字的野味严格说来算不得什么肉，要讲肉，还当属麻雀。冬天雪后的早晨，大地皆白，成群的麻雀唧唧喳喳地飞来飞去，觅不到一粒粮食。这时，你在院子里扫出簸箕大一块地方，用拴一根长绳的棍支起一只筛子，筛子下撒一把谷子，绳子拉到屋门口，很快麻雀就会钻进去啄食，这时，你把绳猛一撇就扣住了，然后用衣服围严筛子四周，掀开一道缝伸进一只手去抓。或到冬腊月，天寒地冻，麻雀就要在草堆里或屋檐下过夜。我家有一间车棚里堆着半棚子冬储牲口草和农具什物，成了麻雀栖息的理想场所，有时大伯或爹晚上拿手电筒到车棚椽子缝里照一照，如发现麻雀，就叫我给他打手电照住（麻雀见光就不飞了），他蹑手蹑脚地登上板凳，悄悄地在檩条两边两手一捂，“唧唧唧”，逮住了。照常是做饭时叫娘放在灶火边烤，待把毛基本燎完，肉也熟了，把毛择净，把头揪掉，掏出五脏六腑，两条大腿和黑乎乎的胸脯让人馋得都直叭嗒嘴，这才真正称得上肉，香得醉人，嚼在嘴里一蹦三跳地跑了。几十年后回味起来，仍还似口有余香。

平汉铁路在村南从东北向西南斜过，直穿东长寿村东。东长寿车站直通一条不长的商业街，却缓慢地冲击着多年封闭的小农经济。商业街东西纵长成为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的农贸集市，给了东长寿亦农亦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子女上学，文化的兴盛，使之与紧连的西长寿在经济和文化上都与东长寿有着不小的差距。

爹卖豆腐耳濡目染，自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能有农有商，所以，我七岁时，就送我进了本村小学。学校设在后街一户财主家的三间房子里，约有二三十个学生，由老师梁进贤一人执教。麦假刚过（农村小学一年放麦假、暑假、寒假三次假），一学期未完，“七七”事变爆发，我们村紧靠铁路，首当其冲。为了免遭日寇屠杀，除爷爷奶奶年迈留在家外，全家人和乡亲们一起向西边山里逃难，认为日寇打不到山里。大人们担着行李衣物，背着弟弟妹妹，我跟着跑。饿了啃块干饼子，黑了走到哪在哪睡，风餐露宿。大伯背我过磁河，船渡噶沱河，不知走了多少时日，来到山西省平定州。大家饥困交加，实在走不动了，除两户继续向西走，最后在榆次住下外，我们三四户就在平定郊外农村找了老乡三间破窑洞合伙挤着住下来。开始，那里倒还平静，早晨经常听到城里大街上国民党军队行进时的歌声。后来没事，男人们帮着老乡下地干活，

我们几个半大孩子结伙到地里挖点野菜，拾点庄稼，艰难地过日子。大人们的心绪都惶恐不安，坐立不宁，好像在侥幸地躲避着什么，又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一天夜晚，突然响起了枪炮声，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鬼子打来了，大祸终究降临。二十几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挤在一间屋子的土炕上，惊恐地等待着。第二天早晨，枪声没有了，街上只有不时地响着的整齐的或杂乱的皮鞋声，人们知道日夜躲避的日寇终于来了，等待着人们的劫难是生还是死？谁也不知道。老年人要年轻些的妇女脸上抹些锅底黑，年老的揽着孩子坐在炕外边，青壮男女面壁或低埋着头躲在炕里边，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话，但心却像毒蛇钻心一样的苦痛和恐惧。约中午时分，大门被砸得咣咣响，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心好像都提到嗓子眼上来了，屋里静得死一般的吓人，甚至连婴儿都没有一个哭闹，因他（她）们的嘴已被紧紧地捂在娘的奶头上。大门很快被砸开了，人们的目光唰地都集中在院子里，只见一个中国人手持一面小红膏药旗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两个鬼子，端着刺刀，大皮鞋咯噔咯噔地直冲进室内，四只凶神恶煞的眼睛狰狞地直射着全炕的人，细细地审视着，人们都深埋着头，惊悚地颤抖着。突然，刺刀猛戳向炕里，人们像躲避毒蛇一样迅速闪开，刺刀刺向一堆破棉被，挑起来随即扔到地下，又把地下的包袱、杂物挑起来翻扔着，用大皮鞋咚咚地踏墙壁，可能是检查有没有加壁墙，藏有什么人没有。然后，用刺刀抬起一些青壮男女的下巴，审视每个人的脸，最后，咯噔咯噔地出去了，人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不多时，又来了几个，照样横眉竖眼，翻、踢、砸着的鬼子。一下午连续来了几拨，黄昏后再没有来，似乎劫难过去了，人们这才出屋走动走动，才感到肚子里一昼夜没有进一粒米、一口水了，着手点火做饭。

第二天开门窥视街上，到处是战后的残垣断壁，碎砖烂瓦，杂物狼藉，寂无行人。几天后，听说河北老家早已叫鬼子占了，这里也已是鬼子的天下，大家商量，豁出去回家，管它是福是祸，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像来时一样，青壮年背着或担着衣被杂物，扶老携幼，抱儿带女启程了。一路都是战后遭劫的惨状。路过娘子关，只见路边到处是破汽车、马车、汽油桶，横七竖八，满目狼藉。路边半坡上不时看到无人掩埋的尸体，大人们看到就说：“别往这儿看，快走！”越说别看孩子们越要看，不看则已，看后，稚嫩的心灵上就留下永远难以忘却的惨烈

景状：灰黄色的破军衣上沾满血渍，有的断足残臂，暴卧在路旁的沟壑里或山坡的荒草败叶中，只有凄风摇曳着哗啦啦的树叶好像在为他们哀号，诉说着他们的悲壮凄凉。

到家和爷爷奶奶相见，欣喜得老泪横流。好歹鬼子来时家里尚无遭受大劫，房舍犹存。一家人收拾安顿好后即下地收秋。这时，县政府已由新乐迁来东长寿，这可能是因为东长寿的地理位置——东通无极，西通行唐、灵寿、曲阳、阜平，直达太行山区，这显得比新乐重要吧！日寇在东长寿已建立维持会、皇协军、警察局、新民会等汉奸机构。在乡镇农村建立保甲制度，发“良民证”，每户门上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全家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和与户主的关系。伪警察有时还领个鬼子三六九地来查户口，完全被控制在了日寇的铁蹄之下。

苦涩的学生时代

东 西长寿利用在两村之间的一座寺庙（叫大寺）新建起了两个村的小学。大寺坐北朝南，前后两殿，中间一片约三十米长、十五六米宽的空地。两村以中间为界，西长寿在前殿向北靠东侧建房五间，东长寿在后殿向南靠西侧建房五间，中间一墙相隔，有一小门相通。小学三间，一间为教室，一间为老师办公兼宿舍，一间厨房兼放杂物（见图1）。

1938年开春，我上了大寺小学。这是继在本村小学上了不到一学期后正式进小学上学。

当时农村都是春节过后开春开学。开学第一天，学生们都穿着新衣服，初上的由大人领着一蹦三跳地去了。这一天学生最多，因这天中午要白吃一顿白面卷子（馒头）、白菜、粉条、豆腐肉大烩菜，主要还是校董（村里有文化、有名望的人当校董）和村长们宴请老师。几天过后，有的学生就陆续不上了，最后剩下常年读的那些学生。有的几年开学都去，几年都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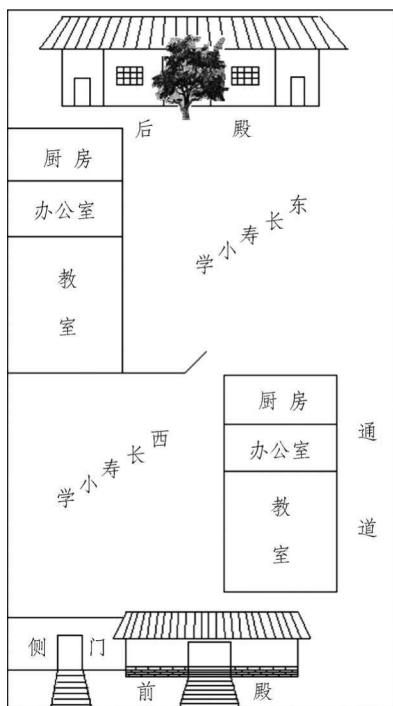


图1 大寺小学示意图

有认真地上过几天，也就没有识几个字，被乡亲们说是“白混了几年白面卷子”。

学校一间教室，当时只有三个年级，复式教学，一位老师，是本村的张新年老师。

上课时，老师如先给一年级讲，就先给二、三年级布置预习或作业。给一年级讲完，布置作业，开始给二年级讲，以此类推。上午三节，下午两节，中午一篇大楷字或半篇小楷。

酷夏，赤日炎炎，挥汗如雨。人们顶着破草帽，光着紫红黝亮的脊梁，挽裤赤脚，像一只只甲虫，蠕动着在绿色的瀚海中。高粱、棒棒（玉米）已抽穗灌浆，棉桃含苞待放，猫尾巴似的谷穗虽不情愿但还是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它高傲的头，沉甸甸的黄豆角都把叶子累成了枯黄色而开始掉落了，山药绽咧着似笑非笑的小嘴像含羞的少妇在告诉人们它孕育的婴儿正在腹中成长躁动。这一派秋实的可喜景象，流露在人们脸上的不只是汗水，还有喜泪。人们期待着收获。

一天，下午放学的时候，天西北边涌起一堆乌云，像莽莽昆仑横空出世，倏间遮蔽了夕阳，腾上了半空，紧接着大风卷着狂沙呼啸而至。霎时间，浑天黑地，一片昏暗，几阵雷电过后，暴雨借威于狂风，鞭子似的凶狠地抽打着大地，也在抽打着人们。我们只好把上衣脱下来两手撑起遮住头脸，侧身行走。乡亲们有的扛着农具，有的赶着大车，一边吆喝，一边用鞭子狠狠地抽打着牲口，急急忙忙地往家跑。我到家的時候，爹娘刚把磨好的豆浆抬到屋里，大伯在地里干活还没回来，我戴上草帽，手里拿上一顶跑出去接。刚出村，大伯扛着铁锨，牵着毛驴正朝回跑。我把草帽递给大伯，在后边赶着毛驴一路小跑，到家，房檐瓦口像只巨大的壶嘴把水洩出老远，院子里的水哗哗地流向大街。到睡觉的时候，雨越下越大，一家人躺在炕上，瓢泼似的倾盆大雨淹没了呼啸的狂风。窗前一阵闪电掠过，接着就是隆隆的闷雷由远而近滚滚而来，有时闪电亮得刺眼，紧跟着天崩地裂似的霹雳在屋顶上炸响，震得人心惊肉跳，仿佛是一群魔鬼为了报复而疯狂地显示着它的肆虐和淫威。雨断断续续、大大小小地下到第三天，低洼地里已都是汪汪积水，庄稼东倒西歪地泡在水里，人们戴着草帽，挽腿赤脚地到地里查看，个个脸上都像此时的天气一样愁云密布，有的用铁锨疏散着地里的积水，有的倒背

着手伫立在地头上发呆。入夜，雨仍在下一阵小一阵地下，我家的草泥房顶已开始渗漏。轰隆隆轰隆隆的土墙倒塌声不时地传来，这是被淋透了的老土墙的毁灭。

翌晨，隐约听到街上的熙攘声，拉开屋门一看，啊！被眼前的情景一下子惊呆了：我家南院墙全部倒塌，墙南白茫茫一片向东漫流的洪水映入眼帘，我顿时目瞪口呆，神经麻木。很快，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赶到村南边来，望着被淹没的庄稼叹息、悲泣。洪水像凶残的野兽吞噬着一切，连平汉铁路都无力阻其横行，漫流而过。下午时分，水渐渐退去，第二天，大部分水流归磁河（洪水是磁河上游连日降雨，河水暴涨泛滥所致），各家都到地里挖沟排水，排不出去的就用水桶淘，十来天后，除很低的洼地外，大多排完，但山药、花生等蔓生庄稼都趴在了泥地上，谷子、黄豆、棒棒、高粱等秸秆庄稼满身泥浆，斜扑在地上。人们就一棵棵地把它扶起来，抖抖泥，三五棵一束地绑在一起，使其尽可能多生长几天，有点收成。我家有一垧低洼棒棒地，积水无法排出，最后只有把未熟的棒子掰下来，免得烂在地里。在掰棒子时，水还有一两尺深，就在水里放一只大筐箩，把掰下的棒子放在筐箩里，然后把筐箩拉到地头高坎处。我就干这拉筐箩的活。虽上面烈日晒，下面水汽蒸，但两条腿泡在水里拉来拉去，倒也不觉得多么难受。

秋粮没有多少收成，只好抢种秋菜和荞麦，糠菜半年粮，糊口活命。

入冬后的一天，村里来了一家逃荒的人。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汉子推着一辆破旧独轮架子车（中间一个轮子，两边架子上载东西的车），车一边载着行李和家什杂物，一边载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一岁多婴儿的妇女，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用绳子拉车，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跟在后面跑。在街上停下后说老家当年遭灾，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只好把两个老人留在家，他们出来讨个活路。现已入冬了，乞求乡亲们给找个遮风御寒的地方住下。乡亲们看这一家大小也着实可怜，就想到了我家东邻院三大娘家那间闲着的小北屋。这小院东屋两间，是三大娘住着，她五十来岁，跟前无儿无女，孤零一人，有个外孙女在外村，每逢春秋来给三大娘拆洗拆洗被褥做做棉衣。三大娘有三四亩地叫别人家给分种着（即不收租，收成两家平分），自己挎个篮子走街串巷卖烧饼麻糖（油条），挣个零花钱。院内还有两间北屋，一间是三大娘的，闲着，另一间是张兰福和他